

# 基督教对当代非洲社会的影响\*

◎ 郭 佳

**内容提要:** 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引发消极的一面。总体来看,基督教对于当代非洲社会积极的影响主要在慈善公益、社会关怀等社会公共领域,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舆论导向、政治、安全领域。对此,非洲基督教需要走出自身观念的藩篱,在非洲多元的文化宗教语境中,加强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寻求合作,共同服务于非洲社会。

**关键词:** 非洲基督教 当代非洲 社会影响

**作者简介:** 郭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它就不仅仅作为一种宗教,在宗教领域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近代以来,在非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尽管由于世俗化的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摆脱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宗教逐渐退居到更为私人的领域,但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各个方面仍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作用;有观念形态层面的影响,也有作为实体形态的宗教社团或社会组织层面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作为实体形态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对于非洲社会的影响。

## 一、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积极影响

在构建现代多元的非洲社会中,基督教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基督教促使非洲建立了西方式的教育制度和医疗保健机构、工农业和科技发展纲领,推动了非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的进程;在慈善、救济等公共福利领域,在提升女性地位、推动妇女解放方面,在调解冲突、维护和平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和积极的践行者,其作用甚至大于政府。

### (一) 基督教对非洲教育领域的影响

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影响突出地反映在教育领域。尽管由于基督教会每个非洲国家办学的力度、侧重都有所不同,因此对各国的影响亦有差别,但非洲各国当代教育事业基本上都始于殖民时期的教会学校,是在教会组织的帮助之下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独立后很多国家仍然沿用殖民时期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与格局,即使在世俗教育逐渐普及的今天,基督教会办学仍是非洲众多国家教育体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中,天主教对于非洲教育的贡献更为突出。2009年,非洲有超过12000所天主教幼儿园,33000所天主教小学,近10000所天主教中学,以及大约20所天主教大学,而且天主教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普遍位居前列,每年为非洲造就无数人才。<sup>①</sup>以赞比亚为例,截至2004年,天主教会开办了1所大学,43所高中,8所私立学校,32所助学金基础学校,9所助学金特别学校(主要针对残疾人士),2所助学金师范学院,以及2所助学金技术及职业学院。它还开办了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包括3所护士学校,40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6ZDA168)的阶段性成果。

① Paul Gifford, *Christianit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in Afric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London, 2015, p.86.

家居工艺中心, 26 所社区学校和 87 所学前幼儿园。总的来说, 赞比亚大约 15% 的教育事业是在天主教会的赞助下进行的。<sup>①</sup> 2005 年 10 月,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人类居住环境计划署执行主任安娜·迪巴菊卡教授在东非天主教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充分肯定了天主教会在非洲教育事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位联合国官员同时强调, 非洲许多政治家、私人企业领导人都曾在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中学习。

基督教以及伴随而来的西方教育也在不经意间改变着非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 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 在非洲传统宗教中, 首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基督教宣扬的自由平等思想导致了非洲传统权力的非神圣化, 削弱了传统权力的精神基础, 从而使非洲传统的社会制度趋于瓦解; 其二, 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 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精英阶层”, 从而完成了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他们都深受基督教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 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 其中的很多人担任了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随即成为新生非洲国家的统治阶层, 例如马拉维的班达、科特迪瓦的博瓦尼、肯尼亚的肯雅塔以及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教会的这一贡献收到广泛赞誉, 1998 年, 纳尔逊·曼德拉在哈拉雷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第八届会议上曾说: “我们这一代是教会教育的产物, 如果没有教会学校, 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我永远无法用足够的语言来感谢传教士为我们所做的一切。”<sup>②</sup>

## (二) 基督教会非洲医疗卫生领域发挥的作用

教会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也是自殖民时期就确立了。至 20 世纪 80 年代, 教会医院遍布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并且以综合性医院为中心, 连同基层医疗保健中心、社区医疗保健站、护士培训学校等机构形成一定规模的医疗网, 除了进行非洲常见病, 诸如疟疾、伤寒、白内障、结核等病的基本诊断治疗以外, 还在福利救助、人文关怀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视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某些不作为与无能为力。例如马拉维南部的姆兰杰 (Mulanje) 教会医院, 19 世纪创建初期以妇产科为主, 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拥 220 张病床的综合性医院, 连同基层卫生保健站一起, 直接为姆兰杰地区 55 万人提供医疗服务。<sup>③</sup> 近些年来, 医院除了进行普通疾病的日常医疗诊治以外, 还特别关注非洲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和弱势群体, 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救助计划。例如针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的检测和治疗中心, 免费提供部分药物和服务; 针对绝症病人的“缓和护理项目”, 旨在对病人进行心里疏导; 针对 5 岁以下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康复计划”; 针对由于疾病、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遗留孤儿问题的孤儿护理训练中心, 提供孤儿护理培训, 同时中心也接收部分孤儿; 针对低体重新生儿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产儿) 的“袋鼠妈妈护理计划”, 通过自然关怀疗法就可以对低体重新生儿进行简单而有效的护理; 针对女性的宫颈癌筛查和早期治疗项目等等。

由肯尼亚最大的新教教派于 1916 年创立的吉扎贝 (Kijabe) 医院, 至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340 张床位及先进的医疗设施, 同时深受民众信任和尊重的一家医院, 不仅肯尼亚人来此看病, 甚至周边国家, 如乌干达、索马里和苏丹的病人也慕名而来。<sup>④</sup> 医院在抗击艾滋病、结核、伤寒等疾病方面功不可没, 同时使众多肯尼亚妇女获得了高质量的产前保健。

在西部非洲, 也有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会医院, 例如尼日利亚的西非福音教会眼科医院 (Evangelical Church of West Africa Eye Hospital), 利比里亚新教教会创办的埃勒瓦

① Paul Gifford, *Christianit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in Afric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London, 2015, p.87.

② Paul Gifford, *Christianit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ty in Afric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London, 2015, p.85.

③ “Introducing Mulanje Mission Hospital”, <http://www.mmh.mw/what-we-do/>, accessed 2 August 2019.

④ <https://www.samaritanspurse.org/medical/mission-hospitals-kijabe-hospital-kijabe-kenya/>, accessed May, 2019.

(Elwa) 医院, 及天主教会在蒙罗维亚创建的圣约瑟天主教医院。西非国家近几年还由教会医院与政府合作, 开展了旨在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染率的“非洲家庭优先计划”(Families First Africa), 把艾滋病的母婴传染率从 30% 降低到 10%。

### (三) 基督教会在非洲社会福利与保障方面的作用

除了福音传教、教育、医疗, 基督教会影响还延伸到非洲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 特别是通过一些公益活动, 例如为民众提供文娱场所、创办有经济效益的项目、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引进新的农业作物和农场技术、发放农产品种子、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工作, 在社会福利与保障方面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以喀麦隆的“爱心餐厅”和南非的住房保障项目为例。2017年, 喀麦隆雅温得天主教神甫贝尔唐(Bertrand)创办了“爱心餐厅”(Les Restos du Coeur)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那些由于缺乏职业技能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用餐以及职业培训的机会, 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正如贝尔唐神甫所说: “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食物, 更重要的是提供机会, 给我们的年轻人思考人生、思考他们处境的机会, 看看有什么培训他们可以参与学习, 尝试着在未来他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该项目每月提供大概 1300 份餐食, 已经约有 50 多名雅温得青年从这项活动中受益。

此外, 在非洲, 基督教会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住房也有其历史传承, 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教会主要是为受排挤的皈依者提供住所, 近现代以来, 教会这方面的工作不再仅限于教会成员, 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住房保障项目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以南非为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南非“方舟基督事工教会”(The Ark Christian Ministry Church)就在德班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场所; 约翰内斯堡的“圣乔治长老教会”(The St George's Presbyterian Church)自 1973 年开始它的“兴建住宅计划”, 提供低租金的有偿住宿。<sup>①</sup>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 教会在提供住房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为了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建和发展计划”, 教会参与到社区建房的行动中。1994 年, 南非关于住房的白皮书中介绍了不同机构对住房的贡献, 其中就包括教会。皮书指出, 作为最接近民众的基层机构之一, 在向贫困人口提供住房方面, 教会与国家在地方政府层面建立了伙伴关系。<sup>②</sup>

### (四) 基督教会在提升非洲女性地位方面的贡献

在非洲许多国家, 女性基督教信仰者的数量在逐年增加, 女性教会领袖的数量也在激增, 这些女性通过她们在教会中的作用而获得强大的社会声望和普遍的影响力, 这在非洲社会的其他领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新教五旬节教派在赋予女性权利、提升女性地位、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挑战非洲传统社会男权权威方面的努力较为突出, 对非洲女性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肯尼亚的“信仰福音事工”(Faith Evangelistic Ministries)和“单身女士跨教派团契”(Single Ladies Interdenominational Fellowship, SLIF)都是由女性创办, 并关注女性群体的基督教五旬节派教会, 它们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午餐会等, 聚焦女性的精神、经济和社会赋权, 解决单身女性涉及医疗、贫困、低自尊、孤独、边缘化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开设了针对女性的各种培训项目, 如信息技术、裁剪和营养等, 让女性通过培训掌握一技之长, 从而改善生活和社会地位。

五旬节派基督教之所以会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并且使女性获得成长的空间, 在于五旬节教派平等的神学思想, 它认为教派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直接和圣灵对话, 然后直接解释圣

① Catherine Ndinda, Pauline Adebayo and Ambrose Adebayo, “The Role of the Church in Housing Provision: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frica”, in *Africa Insight*, Vol 37(1), South Africa: April 2007. p.85.

② Ibid., p.85.

经，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圣灵的恩赐，不以性别而论；而且，五旬节派“繁荣的福音”的教义支持有抱负的女性去争取她们的诉求和权利，鼓励她们摆脱传统束缚，挑战教会和公共文化中的男权制，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此外，五旬节派教会还特别擅长挖掘女性的才能，让女性担任各种各样的宗教角色，如教师、牧师、布道者和传教士，这让在传统的非洲男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权利被剥夺，人格受侮辱的女性群体获得了尊严，在传播福音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自信，在宗教事务和其他公共事务上有了更多自主的空间。可以说，五旬节派的教派文化对于提升非洲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一定的作用。

#### （五）基督教会 在非洲调解冲突方面的作用

在非洲的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基督教会在调解冲突、缓和矛盾、化解危机、保持社会安定，跨越语言、民族的界限，把不同的人“粘合”在一起，塑造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许多非洲国家基督教会中设立了处理地方事务、调解地方冲突的部门，例如喀麦隆雅温得天主教大主教区建立的“基层司法与和平委员会”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988年，至1995年，100个教区中已经有33个设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当地社区志愿者组成，主要职责是处理地方事务，如腐败混乱的监狱管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乡村冲突、一夫多妻制引发的问题、巫术问题、土地权利纷争等。

基督教会在非洲调解冲突方面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地方层面，也体现在国家层面。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特别是非洲政治民主化以来，每当发生政治危机，政党斗争陷入僵局之时，基督教会便趋于活跃，作为各方普遍认同的“中间人”，居间调停，发挥着缓和矛盾、化解危机的作用。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科特迪瓦、贝宁、多哥、加蓬、刚果（布）、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多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就在民主化进程中以及由民主化引发的政治危机中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主动或“应邀”在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斡旋调解。民主化之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整体趋于平稳，但因选举或“第三任期”所引发的政局动荡仍时有发生，近些年来，基督教会在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南苏丹、南非、布隆迪、刚果（金）等国的政治危机中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打破僵局、缓解紧张局势、建立党派之间对话方面发挥着其他社会团体无法取代的作用。

## 二、基督教在当代非洲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基督教由于其本身所恪守的以善为本、扶贫济困的道德准则，自传入非洲起就一直在福利救助、人文关怀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公共生活中树立起基督教会正面的形象，而且非洲基督教总体较为温和，较少对非洲社会构成直接威胁，在当代非洲，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负面影响更多是间接的，主要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概括。

#### （一）基督教会的媒体资源优势带来了舆论话语权的 不平等

自从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以来，随着国家对媒体行业垄断的解除，媒体行业开始商业化运作，媒体领域也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的特征，非洲教会逐渐突破旧有的传播形态，开始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传教布道，以更加快速、便利、广传与有效的方式传播宗教价值与理念，并参与世俗议题与普世价值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利用媒体力量影响非洲社会。但是在宗教与媒体的互动中，由于不同教会实力有所不同，对媒体资源的占有与支配也不尽相同，而在现代社会，谁占有了媒体主导权，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其言论表达可以在社会舆论格局中占据优势，因此，媒体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话语权的 不平等。

近年来，非洲基督教会凭借强劲的增长势头及其背后强大的资金支持占有了非洲媒体市

场的资源优势，如今在非洲，有数以百计的基督教电台，有24小时开通的祈祷热线，特别是新兴的五旬节-灵恩派教会和福音派教会，本身就是借助传媒的力量而迅速崛起的，它们所拥有的广播电台、电视节目、听众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例如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著名私人广播电台早晨的黄金时段就是服务于当地占主体的基督教五旬节-灵恩派听众的，节目通常邀请牧师作为主持人，播放福音音乐，从基督教视角谈论社会问题等。在尼日利亚许多地区也是如此，一位来自伊巴丹的穆斯林活动家说，他不需要打开电视就能知道，在他所在的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城市中，媒体现在被基督教传教士所主导，其他宗教很难有通过媒体发表言论的机会。许多基督教组织为了争夺信徒，往往会通过媒体，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表达诽谤诋毁对手，而媒体快速广泛的传播性又将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化。例如乌干达的穆斯林就斥责基督教徒利用无线电波亵渎伊斯兰教，肯尼亚的五旬节派电台2006年因为鼓动肯尼亚人皈依基督教而受到攻击。此外，在颁发媒体运营许可证和节目审查制度方面也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政策往往倾斜于势力较大的宗教团体，而对一些少数团体则设置重重关卡。

### （二）基督教会内部的部族主义倾向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

如前所述，基督教会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常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在缓和冲突、化解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教会中基于部族主义的权力之争和政治分化也十分明显，教会内部的部族主义倾向制约了教会的政治作为，很多时候对部族的认同感超越了对政治现状的反思，使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部族政治的载体。

肯尼亚西部的马塞诺（Maseno）教区就在部族基础上被划分为南北两派：南部代表卢奥族利益，而北部主要是卢西亚族，两派常为教区首领来自哪个部族引发争执，教会鲜明的部族性使得教士们更关注部族利益而缺乏民族认同感。

在“喀麦隆英语区长老教会”内部基于部族主义分化而产生的矛盾也很明显。教会宪章规定了教会行政人员所在部族、地域平衡的问题，如果教会会议的调解者来自西北省，那么会议书记员就应该来自西南省，反之亦然。在该国的天主教会中，部族化倾向也制约着教会的政治参与。例如，雅温得大主教让·佐阿（Jean Zoa）与比亚总统同为贝蒂族人，在历次政治变革中都是比亚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来自另一部族的蒂米红衣主教就与比亚政权向左。

刚果（布）教会内代表刚果族利益的新教教会与代表拉利族利益的天主教会之间也是权力斗争不断，特别是每逢大选的时候，不同部族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经常演化为天主教徒为一方，新教徒为另一方的教派间的对抗。

在卢旺达殖民时期，由于传教士认为图西族人具有天生的“种族优越性”，因此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他们在教会中也占据要职。随着独立后胡图族人掌握政权，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教会中，权力结构亦发生了变化：尽管普通神职人员仍然以图西族人为主，但教会中高级领导层的职位多由胡图族人占据。图西族人担任教会领袖要面临重重压力与限制，即使图西族人有幸升任主教，根据规定，其在任时间也不得超过30年。正是因为上述部族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力之争，胡图族人居于主导地位的卢旺达教会在部族大屠杀中扮演了旁观者、默认者的角色，甚至个别人还亲自参与了对图西族人的屠杀。

### （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

非洲大部分国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传统宗教并存，长期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矛盾的表现形式、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两种宗教间的教派冲突都会对地区稳定造成影响。

萨赫勒地区及其周边，由于地处非洲大陆北部穆斯林与南部基督徒交界地带，加之贫困、失业、腐败、缺乏治理，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和崛起，教派冲突尤为突出。众所周知

的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与基督徒之间的对抗就已持续多年；中非共和国伊斯兰反政府武装联盟“塞雷卡”与政府军之间的内战演变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教派暴力冲突；苏丹历史上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矛盾成为了2011年该国分裂为南北两个苏丹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尼日尔、马里中部、布基纳法索等国的教派矛盾也较为尖锐。

近年来，肯尼亚的安全形势也因教派冲突而严重恶化。自2011年肯尼亚支持非盟出兵索马里围剿“青年党”以来，遭到了索马里“青年党”数次针对基督徒的报复性袭击。2013年9月，内罗毕市区一家购物中心遇袭，导致67人丧生，1709余人受伤；2014年6月，“青年党”在肯尼亚旅游胜地拉穆地区连续制造两起袭击，超过70人丧生；2015年4月，“青年党”袭击了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市莫伊大学，造成148人死亡，遇难者多数为基督徒，“青年党”还威胁“只要肯尼亚政府坚持迫害和镇压无辜的穆斯林，我们就会继续袭击”。除此之外，肯尼亚学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以至于有些学校鉴于这两个群体之间日益加剧的敌对情绪，不得不将卫生间、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分开供基督徒和穆斯林使用。

在埃及等北非国家，尽管基督徒是少数群体，依然免不了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双方甚至利用“脸书”等社交媒体相互攻击。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刚果（金）东北部等地，教派冲突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上述国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都对地区稳定构成了重要威胁，而教派冲突如果与部族问题相互交织（宗族冲突），二者互相激化，就使矛盾更具复杂性与难解性，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更为重大。尼日利亚的教派冲突就同时具有宗族冲突的特点（信仰基督教的伊博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族），科特迪瓦阿肯族为主体的基督徒与曼迪族和沃尔特族为主体的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对抗也是一例。

### 三、结语

基督教传入非洲以来，在与非洲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接触融合过程中不断发展，使源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演变为具有非洲传统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基督教；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塑造着非洲社会新的文化形态，将西方的语言、文字、礼仪、节日等融入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影响着非洲社会。

殖民时期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多是消极的，基督教会曾作为殖民主义的先遣队为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开辟了道路，此后又作为殖民主义的同盟者，将福音使命与文化征服混同起来，对非洲人实施同化政策，试图从思想上、精神上控制殖民地人民。基督教的传入，打断了非洲传统社会以及传统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但同时，基督教也将现代的教育与医疗体系引入非洲，促进了非洲现代教育与医学的发展。在当代，基督教是非洲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2018年非洲基督徒人数达到6.31亿，历史上首次超越拉丁美洲（6.01亿），跃居全球各大洲基督徒人数的首位，<sup>①</sup>基督教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也更加多元与复杂。总体来看，基督教对于当代非洲社会积极的影响主要在慈善公益、社会关怀等社会公共领域，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舆论导向、政治、安全领域。对此，非洲基督教需要走出自身观念的藩篱，在非洲多元的文化宗教语境中，加强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寻求合作，共同服务于非洲社会。

（责任编辑 王伟）

<sup>①</sup>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Global Christianity: a look at the status of Christianity in 2018*.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ockenga/research/documents/GlobalChristianityinfographic.pdf>Pg1.pdf.